

---

# 多宗教语境中的“树中人”形象源流探析<sup>①</sup>

## ——故事与图画的两条线索

周 佳

---

内容提要： 乌尔都语文学作品中多用宗教意象和典故，其中有一些意象的来源和含义并非清晰易懂、一成不变，哈丽达·侯赛因短篇小说中“树中人”的形象就是一例。本文试图通过追溯“树中人”的故事在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宗教性文本中的流变，结合抄本中的细密画插图，探讨“树中人”的故事传入南亚次大陆的可能途径，说明这一形象发展、变化、交融的过程，找到其可能的原型和传播途径，并由此反观欧洲—中亚—南亚的文化交流过程。

关键词：“树中人” 文化交流 犹太教 基督教 伊斯兰教 印度民间故事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4743 (2021) 03—0120—23

DOI: 10.16363/j.cnki.xyyj.2021.03.013

古代东西方文明产生了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故事，也孕育了多种宗教。各个地区的民间文学故事各有特点，各宗教教义各自有差、典籍五彩缤纷，但由于文化交流的存在，相互之间也有一些共同的意象或类似的故事，用来表述不同的哲理或宗教义理。通过探讨不同地区民间文学、不同宗教典籍中的类似形象，有助于我们理解古代多元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本文以“树中人”的形象为例，结合文字和插图，即故事与图画两方面内容，对“树中人”形象和情节的源流进行讨论，追溯其在古代的起源以及在后世的不同流变，乃至在当代学者笔下的改写，从而梳理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三大宗教间宗教文本和故事的关系，并见证文化交流与发展的历程。

本文所述“树中人”的原型是不愿泄露真主旨意、藏在树中被杀死的宰凯里雅<sup>②</sup>，他的事迹在《古兰经》中有明确的描述，由此又可以联系到《新约》及基督教<sup>③</sup>伪经中的记载，并在犹太教塔古姆<sup>④</sup>和《耶路撒冷法典》中找到痕迹。先知宰凯里雅殉道的故事与其说是一个纯粹的宗教故事，不如说是一个“带有宗教性质的故事”，“树中人”这一形象的起源、流传与改写的情

---

①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古代东方文学插图本史料集成及其研究”（项目编号：16ZDA199）的阶段性成果。

② 此处译名采用马坚先生所译《古兰经》译本中的“宰凯里雅”，下文同；按照乌尔都语，此名(زکریا)应译为“泽加利亚”。

③ 本文中基督教取广义，即将天主教、东正教、新教包含在内，而不是狭义上的基督教。

④ 塔古姆(Targum)是犹太教拉比使用的、以阿拉姆语(亚兰语)写出的希伯来圣经意译本。

形非常复杂。“树中人”的与此相关的“人进入树中”的情节可能由波斯（裔）文学家带入南亚民间文学，并在亚洲许多国家和地区流传，出现在一些有地方色彩的传奇或民间文本之中。而在当代作家哈丽达等人的笔下，“树中人”则演变为代表了无法逃离“死亡”这一最终归宿的人。

## 引子：从一个意象说起

哈丽达·侯赛因（Khalidah Hussain，1938~2019）是巴基斯坦著名现代主义女作家，在巴基斯坦文坛享有较高声誉，著有一部长篇小说《纸码头》和五部短篇小说集。她的短篇小说将苏菲神秘主义思想贯彻始终，受到象征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其中有大量的象征意象。笔者在阅读她的短篇小说时注意到，有一个“树中人”的意象数次出现，并多见于其前期作品中。

在哈丽达笔下，“树中人”是一个得知了真主降下的旨意、无法承受其重而无法言语、躲进树洞里的男人，最终被追逐他的人用锯子连人带树锯成了两半。例如《半个女人》一文中她写道：

……为了躲避杯子的撞击声和谈笑声，她试图逃走。那时她想起那个人，他是真主在地上的信使。为了躲避这个信息带来的厄运，他逃去寻找避难所，躲进了一棵树的树洞中，但是追他的人将这棵树砍成了两半，那位真主的信使也随之被砍成了两半。

她就躲在树洞里，而那些人拿着锯子走来了。<sup>①</sup>

类似的描述也出现在《庇护所》《唯一的路》等小说中。在《庇护所》中，女主人公这样描述自己的感觉：

（她）想起那个躲在树里的人，被锯子连树一起锯成了两半。<sup>②</sup>

而在《唯一的路》中，则只是在女主人公的叙述中提到了“躲进树中的人和锯子的故事”，并没有再对这个故事进行详细的复述或讲述。

哈丽达本人并未接受过正规的宗教教育，但她接触了许多伊斯兰教神秘主义诗歌和思想作品，伊斯兰教神秘主义思想的影响在其作品中随处可见。哈丽达所采用的“树中人”的形象，以及这个形象与树、锯子的关系，均表明了“树中人”应当来自一个被次大陆民众、至少是次大陆穆斯林所熟知的完整故事。笔者认为，“树中人”的原型是《古兰经》中的一位殉道者，即先知宰凯里雅。他为了躲避追兵，藏进了一棵树的树干中，树干合拢起来保护他不被发现，但最终难逃一死，连人带树一起被锯成了两半。他的事迹体现了笃信真主、无畏牺牲的精神。哈丽达借用这个故事中人物的悲剧性命运，突出他“即便躲进树干里也难逃一死”的结局，以此表现“死亡是人唯一确定的命运”这一观点，哈丽达用其传递“所有避难所都不安全”“命运（死亡）无法躲避”“死亡才是最终的解脱”的生命观。在先知宰凯里雅的故事中，大树蒙真主意旨，崩裂树干，将躲避追兵的先知宰凯里雅藏进树中，再合拢树干，同样作为保护者的形象存在。

先知宰凯里雅在众先知中并非十分突出，他的形象有些模糊不清，他躲入树中、被锯身亡的

<sup>①</sup> 哈丽达·侯赛因 《哈丽达·侯赛因全集》，伊斯兰堡：里程碑出版社，2008年，第191页。

<sup>②</sup> 哈丽达·侯赛因 《哈丽达·侯赛因全集》，第27页。

殉道故事也并未获得较为普遍的认可，只是在特定的地区、被特定的人群承认。宰凯里雅殉道的事迹历经流变，进入乌尔都语文学，成为一个“典故”、一个意象，反映了亚欧大陆上历史悠久的文化交流历程；先知的形象如何发展变化、殉道的故事如何进入次大陆文学传统，就成为一个值得探究的话题。

## 一 文字中的“树中人”：先知宰凯里雅的故事

目前学界普遍认同，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大宗教同属亚伯拉罕诸教（Abrahamic religions 或 Abrahamism），具有相同的根本起源，彼此间具有颇多相通之处。《古兰经》中承认的布教者、殉道者宰凯里雅（حضرت زكريا عليه السلام / Zakrya），即犹太教圣经及基督教圣经中的撒加利亚（Zacharias / Zechariah）；“树中人”的形象可见于三教的宗教性文本，这些文本所囊括的不仅有被所有人认同的、完完全全的宗教经典，还有宗教性法典、伪经、宗教故事等“非经典”文本。下面就这些典籍和文本中关于“树中人”的记载展开讨论。

### 1. 伊斯兰教典籍中对“树中人”的记载

根据《古兰经》中的记述，宰凯里雅是叶哈雅（即基督教中的施洗约翰）的父亲，其妻子则是麦尔彦（即基督教中的圣母玛利亚）的亲戚。天神（即基督教中的天使）亲自向他传递真主的旨意，称他将有一个孩子，名为叶哈雅（约翰）。在《古兰经》中的第三章（سورة آل عمران，仪姆兰的家属）、第六章（سورة الأنعام，牲畜）、第十九章（سورة مريم，麦尔彦）、第二十一章（سورة الأنبياء，众先知）中，都出现过关于他事迹的描述。

《古兰经》第三章记载了宰凯里雅抚育麦尔彦、向真主求子的事情，天神转述真主的话称，宰凯里雅将于他自己三日不语后获得儿子（3: 37-41）：

……正当宰凯里雅站在内殿中祈祷的时候，天神喊叫他说 “真主以叶哈雅向你报喜，他要证实从真主发出的一句话，要长成尊贵、克己的人，要变成一个善良的先知。”他说 “我的主啊！我确已老迈了，我的妻子是不会生育的，我怎么会有儿子呢？”天神说 “真主如此为所欲为。”宰凯里雅说 “我的主啊！求你为我预定一种迹象。”天神说 “你的迹象是你三日不说话，只做手势。你当多多地记念你的主，你当朝夕赞他超绝。”<sup>①</sup>

第六章提到宰凯里雅是“善人”<sup>②</sup>（6: 84-85）；第十九章专门讲述了真主将一个儿子赐给宰凯里雅，此子名为叶哈雅，并再次表明他无疾无病但三日三夜不能说话时就预示着他的儿子要降临了（19: 2-11）：

这是叙述你的主对于他的仆人宰凯里雅的恩惠。……“宰凯里雅啊！我必定以一个儿子向你报喜，他的名字是叶哈雅，我以前没有使任何人与他同名。”他说 “我的主啊！我的妻子是不会生育的，我也老态龙钟了，我怎么会有儿子呢？”主说 “事情就是这样。”你的主说 “这对于我是容易的。以前你不存在，而我创造了你。”他说：“我的主啊！求你为我预定一种迹象。”他说 “你的迹象是你无疾无病，但三日三夜你

① 马坚译《古兰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39页。

② 马坚译《古兰经》，第101页。

不能和人说话。”他从圣所里走出来见他的族人，就暗示他们“你们应当朝夕赞颂真主。”<sup>①</sup>

第二十一章中再次提到真主赐给宰凯里雅一个儿子（21：89-90）：

（你应当叙述）宰凯里雅，当时他曾呼吁他的主（说：“我的主啊！求你不要任随我孤独，你是最好的继承者。”）我就答应他，而且赏赐他叶哈雅，并改正他的妻子。他们争先行善，他们为希望和恐惧而呼吁我，他们对于我是恭顺的。<sup>②</sup>

但是，《古兰经》中并没有明确的关于宰凯里雅殉道的描述，伊斯兰教宗教性文本中对宰凯里雅生平和殉道的记录（以及其他众先知的详细生平），多出自一类特定的文本。这种文本多以“先知们的故事”（*قصص الأنبياء*，*Qisas al-Anbiya / Stories of the Prophets*）为名，以《古兰经》和圣训中的内容为基础，从真主创立世界开始，记述此后包括穆罕默德在内的所有先知的详细生平，其性质与基督教文献中的“使徒行传”颇有相类，可称为“先知故事集”，在伊斯兰教学术体系中，可归于“犹太传统”<sup>③</sup>这个分支。因记录、撰写、整理先知故事的人颇多，各个版本间内容也有所不同，为便于梳理，笔者在接下来会尽可能按照记述的时间顺序进行介绍。

据笔者所见，最早的关于宰凯里雅殉道事迹出自“塔比尔”<sup>④</sup>瓦赫卜·伊本·穆纳比（*Wahb ibn Munabbih*，约654~737）<sup>⑤</sup>的记录。他是伊斯兰世界中十分著名的学者，是大量记述先知们的故事的第一人。罗伯托·托托利（*Roberto Tottoli*）认为，他“让先知的故事通过权威的著作完全进入宗教文本”<sup>⑥</sup>，但也有部分宗教学者怀疑甚至质疑瓦赫卜·伊本·穆纳比的记录，后文会再加以详述。他的著作绝大部分已经佚散，笔者暂未能在现存文本中找到关于宰凯里雅的相关记述，但阿拉玛·玛吉勒斯（*Allameh Majlesi*，1627~1699）<sup>⑦</sup>所著《生命精髓》（*عين الحيات*，*'Ain al-Hayat / Essence of Life*）第一卷中的记载可为旁证。书中载，什叶派伊斯兰学者、波斯人伊本·巴布维（*Ibn Babawayh*，923~991）<sup>⑧</sup>曾援引瓦赫卜的记述称，易卜劣厮（即基督教中的撒旦）在巴勒斯坦诋毁麦尔彦和宰凯里雅，那里的人们决定杀死坚持传教的宰凯里雅，宰凯里雅为了躲避追杀来到一棵树旁边寻求庇护，大树裂开把他藏在树干中，树干又合拢起

① 马坚译《古兰经》，第230~231页。

② 马坚译《古兰经》，第250页。

③ “犹太传统”（*اسرائيليت*，*Isra'iliyyat*）是伊斯兰教学者在研究圣训的过程中提出的名词，指代由外传入伊斯兰教的叙事内容，传统上来说都是来自犹太传统，但事实上也包含基督教和琐罗亚斯德教的一些内容。

④ “塔比尔”（*Tabi'un*）指的是与先知穆罕默德同时代、但并非一开始就笃信先知，而是从“先知门徒”（*Sabaha*，中文常译为“伴侣”，指的是一直笃信、追随先知穆罕默德的先知同时代人）那里间接获得关于《古兰经》和伊斯兰教教育的人。一个人必须满足三个条件才可以被称为“塔比尔”，一是跟随至少一位“先知门徒”，二是行为正统，三是歿于当时的阿拉伯帝国（即先知建立的帝国）国中而没有迁往他地。

⑤ 著名穆斯林学者，生活在7~8世纪的也门，其生卒年代与先知穆罕默德及其家庭十分相近，是被承认的“塔比尔”（*Tabi'un*）之一，口传《以色列书》（*Isra'iliyyat*，指圣训中不被人广泛承认为先知话语的、有犹太教或基督教传统的记述）。据称是另一位被公认的“塔比尔”哈姆·伊本·穆纳比（*Hamam ibn Munabbih*）的兄弟。哈姆·伊本·穆纳比是穆纳比·伊本·卡米尔（*Munabbih ibn Kamil*）之子，大约死于公元719年，“塔比尔”之一，《圣训》的传述者之一。

⑥ *Roberto Tottoli, Biblical Prophets in the Qur'an and Muslim Literature (Routledge, 2013), p. 141.*

⑦ 全名 *Mohammad Baqer Majlesi*，著名的伊朗十二伊玛目派（什叶派最大的派别）大师。

⑧ 全名 *Abu Ja'far Muhammad ibn 'Ali ibn Babawaih al-Qummi*，即什叶派《四圣书》之一《教法自通》（*Man la yahduruhu al-Faqih*）的作者谢赫·萨迪克（*Al-Shaykh al-Saduq*，“诚实的学者”）。

来，易卜劣厮向追来的人指出他的藏身之处并示意人们把树砍倒，于是人们用锯子把树连同树中的宰凯里雅锯成了两半，宰凯里雅死去时并没有痛苦。<sup>①</sup>

瓦赫卜的记录还被一个多世纪之后的瓦西马·伊本·穆萨—法尔西（Wathima ibn Musa al-Farisi ? ~ 851）<sup>②</sup> 引用。在后者所著两卷本《创世之初与先知的故事》（الأنبياء كتاب بدء الخلق وقصص / *Kitab Bad' al-Khalaq wa Qisas al-Anbiya*）中，大量引用了瓦赫卜的记述以及埃及的信源，被认为是具有一手内容的重要著作，目前此书仅余第二卷藏于梵蒂冈图书馆，其中包含了先知宰凯里雅的部分。瓦西马的儿子、跟随埃及的大学者们学习的乌马拉·伊本·瓦西马—法尔西（Umara ibn Wathima al-Farisi ? ~ 902）<sup>③</sup> 亦有一部“先知们的故事”作品，名为《世界之初与先知故事大集》（تصنيف كبير في المبتدأ و قصص الأنبياء / *Tasnif kabir fi al-mubtada' wa-qisas al-anbiya*），在部分史料中这两本著作被混淆了。乌马拉名声不显，其作品也一度遗失，直到最近才被部分发现；不过其中包括了宰凯里雅的事迹。遗憾的是，受条件所限，笔者暂时未能阅读这两部文献，仅可留待日后查证。前文所述至于伊本·巴布维，在笔者所能看到的资料中，未找到与宰凯里雅相关的论述。

在“先知们的故事”这类文本中，伊斯哈克·伊本·比什尔（Ishaq ibn Bishr ? ~ 821）<sup>④</sup> 所写的《世界之初与先知们的故事》（مبتدأ الدنيا و قصص الأنبياء / *Mubtada' al-dunya wa-qisas al-anbiya*）是继瓦赫卜·伊本·穆纳比之后第一部被认为准确无误、被承认的先知故事集，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此书由阿拉伯语写成，目前现存一个写本，涵盖了从创世到先知易卜拉欣的故事。<sup>⑤</sup> 其中关于宰凯里雅的部分未被保存下来，笔者在伊本·凯希尔（Ismail ibn Kathir, 1302 ~ 1373）的著作中，找到了转引内容。伊本·凯希尔是14世纪著名伊斯兰逊尼派经注学家、教法学家、史学家，他所著《先知们的故事》中援引了伊斯哈克的论述，认为藏在树中、被锯成两半的先知是比宰凯里雅更早的以赛亚，而且这个情节出自以色列人的伪经：堕落的以色列人想要杀死传教的以赛亚，以赛亚在躲进树中时被魔鬼扯了一片衣角留在外面，追击的以色列士兵发现了这个现象，便把树和先知一同锯倒了。<sup>⑥</sup> 书中关于宰凯里雅殉道的记载如下：“在那个被祝福的夜晚，两位高贵的先知，叶哈雅和宰凯里雅，被当权者杀死。就在同一个晚上，启示传递到了尔撒身上。”<sup>⑦</sup> 这一文本反映出，伊斯兰教传统中，先知宰凯里雅殉道的事迹从一开始就并非为

① Allamah Muhammad Baqir Majlisi, *Hayat Al-Qulub*, trans. Sayyid Athar Husayn S. H. Rizvi, vol. 1, 3 vols. (Qum: Ansariyan Publications, 2007), p. 440.

② 瓦西马·伊本·穆萨—法尔西，全名 Wathima ibn Musa ibn al-Furat al-Farisi al-Fasawi，祖籍波斯，是一位穆斯林历史学家、绸缎商人。离开家乡前往巴士拉（现伊拉克境内），后去了埃及和安达卢斯（中世纪穆斯林对伊比利亚半岛一带的称呼），最后定居埃及直至去世。

③ R. G. Khoury, “‘Umāra b. Wathīma”, *Encyclopaedia of Islam, Second Edition*, ed. P. Bearman, Th. Bianquis, C. E. Bosworth, E. van Donzel, W. P. Heinrichs (Leiden: BRILL, 2000), p. 835.

④ 伊斯哈克·伊本·比什尔，全名 Ishaq Abu Hudhayfa ibn Bishr al Qurayshi，祖籍呼罗珊，兴趣广泛，著作繁多。

⑤ Roberto Tottol, “The Qiṣaṣ al-anbiyā’ of ibn Muṭarrif al-Ṭarafī (d. 454\_1062): Stories of the Prophets from al-Andalus”, *Al-Qantara*, Vol. 19, No. 1 (1998): pp. 131-160.

⑥ Ibn Kathir. *Stories of the Prophets*, trans. Rasha Ahmad Azami (Houston: Dar-us-Salam Publications, 2003), p. 512.

⑦ Ibn Kathir, *Stories of the Prophets*, trans. Rasha Ahmad Azami (Houston: Dar-us-Salam Publications, 2003), pp. 560-561.

所有人确信，是存在很大争议的。

公元915年左右成书的《塔布里史》( *Tarikh al-Tabari / History* ) 中也能找到宰凯里雅的故事。塔布里( al-Tabari, 839 ~ 923) <sup>①</sup> 所著的这本《塔布里史》虽然不是“先知故事”一类文本，而是史书，但其中借鉴、引用了不少先知故事的内容。《塔布里史》记载称，以色列人认为宰凯里雅侵犯麦尔彦致其怀孕生下尔撒，便前去追捕；宰凯里雅成功逃脱，但受易卜劣厮诱骗，向真主祈求树干裂开好躲避进去，大树应声裂开，宰凯里雅藏身其中后树干合拢，但遗落了一角外袍；易卜劣厮告知以色列人宰凯里雅藏在树中，士兵们用数把锯子将大树与宰凯里雅一同锯断。<sup>②</sup>

公元11世纪及其后的“先知故事”这类作品均包含了从创世之时到尔撒(即耶稣)殉道的全部故事，有一些还将穆罕默德的生平事迹记录在内。艾哈迈德·伊本·穆罕默德·萨拉比( Ahmad ibn Muhammad al-Tha'labi. ? ~ 1036) <sup>③</sup> 的《先知们的故事》也许是最全面的一部，也是阿拉伯语世界最广为人知的一部。<sup>④</sup> 这本书被翻译为多种语言在伊斯兰世界流传，其中关于宰凯里雅殉道的部分，记述了两个稍有差异的版本。第一个版本来自卡布·阿赫巴尔( Ka'b al Ah-bar) <sup>⑤</sup>，称宰凯里雅在知道约翰被杀害后，躲进了“殿”的花园中，一棵树主动呼喊他躲进自己裂开的树干中，待宰凯里雅躲好后合拢，但易卜劣厮将他的外袍拉住，落在树干外一角，被追捕宰凯里雅的以色列士兵发现，以色列士兵将这棵树砍倒，并连同宰凯里雅一起锯成了两半；第二个版本并无具体出处，就情节而言或许借自《塔布里史》，称易卜劣厮控告宰凯里雅侵犯麦尔彦致其怀孕生下尔撒，于是以色列士兵去追捕宰凯里雅，宰凯里雅躲进一个长满树的山谷中，易卜劣厮又诱骗宰凯里雅向真主祈祷、求树干裂开好躲避进去，宰凯里雅受骗照做，易卜劣厮就趁机将他的外袍一角留在外面，示意给以色列士兵看，士兵们锯倒了大树，又连树带人将其纵向劈开。虽然细节上有差异，但总体而言，萨拉比认同先知宰凯里雅藏进树中、被锯身亡的殉道事迹。

此后的一部由穆罕默德·奇萨伊( Muhammad ibn 'Abdullah Kisai) <sup>⑥</sup> 所著，亦名为《先知们

① 塔布里，全名 Abu Ja'far Muhammad ibn Jarir al-Tabari，是一位非常有影响力的、博学的逊尼派学者、历史学家、古兰经注释家，是塔布里斯坦人(现伊朗马赞德兰省)。他的作品全由阿拉伯语写成，最广为人知的是他在经注和教法上的成就，但他对世界历史、诗歌、数学、语言学、语法学等均有涉猎。《塔布里史》是史学巨著，其中涵盖了从《古兰经》中创世纪开始到公元915年的历史，关于穆斯林世界和中东地区的记载非常详实，是研究那个时期历史所必备的一手资料之一。

② Al-Tabari, *The History of al-Tabari*, Vol 4, 40 vols, trans. Moshe Perlmann (New York: State Press of New York Press, 1987), p. 120.

③ 艾哈迈德·伊本·穆罕默德·萨拉比，全名 Abu Ishaq Ahmad ibn Muhammad ibn Ibrahim al-Tha'labi al-Nisaburi al-Shafi'i，是一位备受尊敬、地位很高的逊尼派学者。他出生于伊朗的尼沙布尔，但大部分时光都是在巴格达度过的。他所著《先知们的故事》，全名直译为《先知故事中的不同阶段的新娘》( *'Arais al-majalis fi Qisas al-Anbiya / The Brides of Sessions about the Tales of the Prophet* )，是他最著名的作品。

④ Roberto Tottol, "The Qiṣaṣ al-anbiyā' of ibn Muṭarrif al-Ṭarafī (d. 454\_1062): Stories of the Prophets from al-Andalus", *Al-Qantara*, Vol. 19, No. 1 (1998): pp. 131-160.

⑤ 卡布·阿赫巴尔，全名 Abu Ishaq Ka'b ibn Mani' al-Himayari，是7世纪也门的犹太人，出身阿拉伯部落，后改宗伊斯兰教，被认为是第一位通晓“犹太传统”和南阿拉伯传说的权威人士。后世一些逊尼派学者认为他是可信的，《塔布里史》的作者塔布里也在作品里援引了很多他的言论。

⑥ 关于这位学者，目前知之甚少，只知道他生活在公元11世纪。

的故事》，成书于11世纪，具体年代不详，由察合台语和鞑靼语写就，现存一个抄本。<sup>①</sup>这个抄本并不完整（或者出版者并未出版完整的抄本内容），其中提到宰凯里雅只一次，而且没有提及其殉道死亡的事迹。<sup>②</sup>

伊本·穆塔里夫·塔拉菲（ibn Mutarrif al-Tarafi，约997~1062）<sup>③</sup>也创作了一部阿拉伯语的《先知们的故事》。不同于其他同类著作，塔拉菲非常注重援引《古兰经》和圣训原典，而抛弃了一些没有权威出处或并不“纯正”的先知事迹。在这本《先知们的故事》中，没有提及宰凯里雅殉道的具体事迹。塔拉菲和奇萨伊的作品再次表明，宰凯里雅殉道的事迹并未被纳入“纯正”的伊斯兰教先知故事。

另一部有抄本流传的《先知们的故事》出自伊斯哈克·伊本·易卜拉欣·尼沙布里（Ishaq ibn Ibrahim al-Nishapuri，约12世纪）<sup>④</sup>，他也出生于伊朗的尼沙布尔。在这本波斯语的先知故事集中，同样记载了易卜劣厮告知追兵宰凯里雅躲在树中、士兵将宰凯里雅藏身之树砍倒锯开的故事，相关插图会在后文详述。尼沙布里的书中还记述了一个细节：当士兵们的锯子马上要锯到先知宰凯里雅的头时，真主降下启示称，如果他出声痛呼，他的名字便会被从先知中去除，于是宰凯里雅拼命忍耐，被杀殉道。

1311年，纳西尔丁·拉布古兹（Nasir al-Din al-Rabghuzi，?~1311）<sup>⑤</sup>完成了《先知们的故事》一书，同年去世。这是一本主要由花拉子模语写成的先知故事集，在中亚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书中记述称，得知自己的儿子叶哈雅在一个女人的要求下被国王杀死后，<sup>⑥</sup>宰凯里雅逃到一棵树旁，恳求大树给予他庇护，真主下令大树裂开树干供宰凯里雅躲藏；易卜劣厮向追兵指出宰凯里雅的藏身之处，这些士兵取来一把锯，沿着从树冠到树根的方向竖着锯开大树，在马上要锯到宰凯里雅的头顶时，泽布列尔（即基督教中的大天使加百列）出现转述称，真主让他不要哭喊求助，于是宰凯里雅默默忍受，与树一起被锯成了两半。拉布古兹自述，当时已经有许多先知故事集流传，但不是因为行文缺陷、就是因为本地故事舛误，错谬颇多，所以自己要创作一部新的、正确的先知故事集。贡纳尔·雅林（Gunnar Jarring）认为，拉布古兹受到了伊斯哈克·

① 1872年，这一抄本的印刷本在喀山出版，但因抄本内容并不完整，出现了一些关于这本《先知们的故事》的真实作者和创作年代的争议。

② Muhammad ibn Abd Allah Kisai, *Tales of the Prophets (Qisas al-Anbiya)*, trans. Wheeler M. Thackston, Jr. (Kazi Publications, Inc., 1997), p. 327.

③ 伊本·穆塔里夫·塔拉菲，全名为 Abu 'Abdullah Muhammad ibn Ahmad ibn Mutarrif al-Kinani al-Tarafi，也许因为抄本并不清晰，拼写上有所争议，有学者认为 al-Kinani 应当是 al-Kattani 或 al-Kisai。他出生于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的科尔多瓦，精于伊斯兰宗教传统研究，特别是《古兰经》的不同诵读。具体可见 Ibn Mutarrif al-Tarafi, *The Stories of the Prophets by Ibn Mutarrif al-Tarafi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Robert Tottoli*, ed. Robert Tottoli, (Berlin: Klaus Schwarz Verlag, 2003), p. 7. 他可能是逊尼派学者。

④ 目前暂未查到关于这位学者的更多资料，但从姓名和创作年代来看，他与前文所述的同样出生于尼沙布尔的萨拉比并非同一人。

⑤ 纳西尔丁·拉布古兹，全名为 Nasir al-Din ibn Burhan al-Din al-Rabghuzi，出生于13世纪后半期的中亚河间地区“乌古斯区”（现地点不详），当时此地属察合台汗国。他曾任法官，但除了这些他在自己作品中的寥寥数语外，并没有更多关于他的记载。

⑥ 原文说的是国王娶了一个寡妇，并想要娶寡妇与前夫的女儿为妻，所有学者中只有叶哈雅认为这种行为是非法的，寡妇的女儿便教唆国王杀了叶哈雅。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这明显是莎乐美和希律王的故事。

伊本·易卜拉欣·尼沙布里的波斯语版本影响<sup>①</sup>，杜尔雷金（Dorleijin）指出这位尼沙布里并不是前文所述、人称“萨拉比”的那位<sup>②</sup>，更可能是前文中生活在12世纪、创作了波斯语本《先知们的故事》的那一位。若果真如此，拉布古兹所著版本里提到的“泽布列尔转述真主的话让先知宰凯里雅保持沉默”的情节更可能来自尼沙布里的波斯语《先知们的故事》，而非来自阿拉伯语的“先知故事”。

经梳理可知，在诸多先知故事集以及先知相关的故事中，“宰凯里雅躲进树中被易卜劣厮指出，受锯身亡”这个情节是非常突出的。但是，这一段关于宰凯里雅的记录真实与否，本身就极具争议性。

首先，“先知们的故事”本身属于“犹太传统”，很多注重伊斯兰正统的学者，特别是逊尼派学者，对“犹太传统”持抨击态度。以瓦赫卜·伊本·穆纳比为例，有许多学者，特别是近现代伊斯兰复兴运动之后对“伊斯兰国家”有所构想的人，攻击他是“伪装成穆斯林的犹太人”“用圣经和犹太习俗玷污伊斯兰教的纯洁的居心叵测者”<sup>③</sup>；据记述，著名伊斯兰改革家穆罕默德·拉希德·里达（Muhammad Rashid Rida, 1865~1935）<sup>④</sup>也持此观点，认为他挑拨逊尼派和什叶派信徒互相斗争。<sup>⑤</sup>而这个故事情节的源头最早是一位改宗伊斯兰教的犹太学者，即便他被部分逊尼派学者认为是“可信的”，但依旧无法避免怀疑。其次，目前笔者所见认同这个故事的著作作者和书中提到的信源人，大多不是出身伊朗，就是什叶派穆斯林，这是由其记述中对卡尔巴拉事件的同情、对侯赛因牺牲的哀悼等内容决定的，不免令人怀疑是否有意编造或歪曲故事，或者混入了波斯文化的影响。与先知生活年代最近的两位学者，瓦赫卜·伊本·穆纳比和卡布·阿赫巴尔，因为某些原因，并不能使后来的学者们完全信服：前者留存至今的作品极少，直接转引其著述内容的著作出现在一个多世纪之后，著者亦颇有争议，并不能肯定其记述内容是否真实或是否真的贴近瓦赫卜本人所述，笔者未能看到从其他文献中整理辑录出的瓦赫卜作品，不敢妄下结论；后者则无著作留存至今，只能通过他人著作中的转述，也无法确定这个故事究竟是他本人所说，还是后者借名假作。因此，“宰凯里雅藏在树中被锯身亡”这一情节的具体传承脉络依旧不甚清楚。

综上，在伊斯兰教典籍中，确实有先知宰凯里雅被追杀、躲进树中被锯身亡的情节，但并非一开始就是如此。伊斯兰教内部对先知宰凯里雅殉道的具体事迹颇有争论，许多逊尼派学者不承认这一故事的存在，在脉络不清的前提下，只能将其作为“具有宗教性质的故事”看待，而不

① 转引自 Al-Rabghuzi, *The Stories of the Prophets = Qiṣaṣ al-anbiyā': an Eastern Turkish Version* Vol. 1, 2 vols, ed. H. E. Boeschoten, J. O'Kane, 2nd ed (Leiden: Brill, 2015), p. xix.

② 转引自 Al-Rabghuzi, *The Stories of the Prophets = Qiṣaṣ al-anbiyā': an Eastern Turkish Version* Vol. 1, ed. H. E. Boeschoten, J. O'Kane, 2nd ed (Leiden: Brill, 2015), p. xix.

③ Shaykh Mahmud Abu Rayyah, *Light on the Muhammadan Sunnah or Defence of the Hadith* (CreateSpace Independent Publishing Platform, 2015), p. 127.

④ 阿拉伯语为 محمد رشيد رضا，现黎巴嫩人，早期伊斯兰改革家，其观点影响了许多20世纪伊斯兰思想家对于“伊斯兰国家”的政治观念。按照阿拉伯语发音，他的姓应为“里达”，但在其他语言文献中可能会音译成“里扎”。

⑤ Shaykh Muhammad Jawad Chirri, *The Shiites Under Attack* (CreateSpace Independent Publishing Platform, 2015), p. 43.

能称之为“宗教故事”。

宰凯里雅殉道故事的原型究竟何在?如前文所述,伊本·凯希尔认同伊斯哈克·伊本·比什尔的观点,即“被锯身亡”的是先知以赛亚,且这个故事出自以色列人的伪经,从侧面证明了这一故事的原型来自犹太教,而非伊斯兰教首创。接下来,本文将探索犹太教和基督教典籍中对“树中人”的记载,以期有所发现。

## 2. 犹太教和基督教典籍中对“树中人”的记载

前文已经言明,伊斯兰教中的先知宰凯里雅即基督教圣经中的撒加利亚(Zechariah),他的事迹在《圣经·新约·路加福音》中有所记载。在《路加福音》中,大天使加百列告知撒加利亚,因为他践行主道,因此虽然他和妻子无法生育、膝下空虚,上帝仍将赐给他一个儿子,名为约翰,就是日后的施洗约翰;他一开始怀疑这件事情的真实性,因此得知这一神旨后无法言语;玛利亚(即圣母玛利亚)前来探访他的妻子并祝福他的儿子,之后他的儿子足月出生,他按照天使传达的旨意,将儿子取名为约翰,才得以再次开口。<sup>①</sup>只是《路加福音》中并没有关于撒加利亚殉道的描写。

据公元2世纪的伪经《雅各福音书》(Gospel of James)<sup>②</sup>中记载,玛拿西王为了阻止即将来到以色列的耶稣,下令杀死伯利恒所有两岁以下的男童,而撒加利亚拒不说出儿子约翰的下落,被玛拿西王谋杀了。<sup>③</sup>这一说法得到了东正教的承认。值得注意的是,在《圣经·新约·马太福音》中就有关于玛拿西王杀死伯利恒男童的表述,<sup>④</sup>但并没有提到撒加利亚的死亡。

在基督教圣经中,撒加利亚确实无法开口说话,但并没有明确记载他是被“与树一起锯断”的。神学家奥利金<sup>⑤</sup>认为,《马太福音》中提到的“在殿和坛中间所杀的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马太福音》23:35)就是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他还明确提出,先知以赛亚(Isaiah)是被活生生锯成碎片的,而撒加利亚是被剑杀死的。奥利金在自己的著作中说“以赛亚据说是被人锯成碎片的;如果有人因为这个情节出自《以赛亚伪经》而不信,那就去看《希伯来书》吧,‘他们被施以石刑,被锯成碎片,被诱惑’。这里提到的‘他们被锯成碎片’指的是以赛亚,就像‘他们被刀剑杀死’指的是撒加利亚,他被杀死在‘殿和坛中间’。”<sup>⑥</sup>奥利金是承认伪经系统的,他也表示,自己说的这些并不载于广泛流传的圣经手卷中,而有可能存在于伪经中。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前文提到萨拉比《先知们的故事》中,关于宰凯里雅殉道细节的第一个版本,来自卡布·阿赫巴尔的叙述,称宰凯里雅在知道约翰被杀害后,躲进了“殿”的花园中,或许可以与奥利金的观点有所呼应。

奥利金所说的《以赛亚伪经》就是公元1~3世纪间成书的基督教伪经《以赛亚殉道书》

① 《圣经和合本·新约·路加福音》,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中国基督教协会,2014年,1:5-1:64。

② 亦称 Protoevangelium of James 或 Infancy Gospel of James, 又译《小雅各福音书》。

③ Robert J. Miller, *The Complete Gospels: Annotated Scholars Version* (San Francisco, CA: Harper & Row, 1994), p. 395.

④ 《圣经和合本·新约·马太福音》,2:1-2:16。

⑤ 奥利金(Origen, 又译俄利根、奥利振,185~254),古代基督教希腊教会神学家、哲学家,是古代东方教会最为著名的教父,亚历山大学派的主要代表。一生致力于校勘希腊文《旧约》和注释《圣经》,著有《教义大纲》(de Principiis)、《驳赛尔索》(Contra Celsum)及《六文本合参》(Hexapla)等。

⑥ Alexander Roberts, James Donaldson, *Ante-Nicene Christian Library: Translations of the Writings of the Fathers down to A. D. 325*, Vol. 10, 25 vols. (Edinburgh: T. & T. Clark, 38, George Street, 1869), pp. 377-378.

(*Martyrdom of Isaiah*，亦称《以赛亚升天记》即 *Ascension of Isaiah*)：以赛亚预知自己将被玛拿西王生生锯成碎片(《以赛亚殉道书》1: 9)；<sup>①</sup> 被恶魔占据心灵的玛拿西王继承王位后，因以赛亚宣扬主道而忿怒，于是将先知以赛亚锯成两半(《以赛亚殉道书》4: 10-12, 5: 1-3)。而他所说的《希伯来书》，即《圣经·新约·希伯来书》(11: 37)，暗示了以赛亚被锯身死的结局。

希伯来圣经(即基督教圣经旧约的前身)中也提到了先知以赛亚被杀死的情景。在现存的塔古姆<sup>②</sup>中，先知以赛亚为了逃脱追捕躲在树上，挂在树枝上的袍角被发现，玛拿西王于是下令将先知和树一同锯倒，先知以赛亚的鲜血喷涌而出。<sup>③</sup> 先知被“锯成两半”的情节记载于希伯来《巴比伦法典》(*Babylonian Talmud*)和《耶路撒冷法典》(*Jerusalem Talmud*)，只是变成了玛拿西王听不得先知以赛亚传递神的话，将以赛亚放进中空的树干、用锯横着锯成两半(《耶路撒冷法典》49b)。<sup>④</sup>

此外，圣经中还出现了另一位撒加利亚，即《圣经·旧约·撒加利亚书》的作者、希伯来先知撒加利亚，但与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并无关系。在希伯来圣经中，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并未出现。

前文中提到的《先知们的故事》中对以赛亚殉道的记述，大约来自于这些伪经和法典。

综上，在犹太教和基督教典籍中，也有关于先知撒加利亚和先知以赛亚殉道的记载，但“被锯”的情节集中于以赛亚身上，而非撒加利亚。与伊斯兰教典籍中的记载相比，犹太教和基督教典籍中的记述有所不同。第一，基督教《圣经》中存在着两个撒加利亚，普遍认为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与希伯来先知撒加利亚并无关系，希伯来圣经中则只存在先知撒加利亚，而《古兰经》中似乎将二者合二为一了，之后的伊斯兰教典籍中更是直接将撒加利亚定位为施洗约翰的父亲，也是先知之一；第二，犹太教和基督教经典中都没有关于撒加利亚藏身树中被锯成两半的记录，这样殉道的是先知以赛亚，而且详细的描述仅出现在伪经当中；第三，在犹太教和基督教典籍中，撒加利亚(或先知以赛亚)是被玛拿西王杀死的，但在伊斯兰教经典中，他最终确定为被玛拿西王的儿子希律王杀死；第四，在基督教《圣经》中，撒加利亚直到儿子出生之后才能说话，而《古兰经》中则是真主恩赐他，当他三天三夜不与人说话后，就会得到一个儿子。可以看出，在犹太教和基督教典籍中，撒加利亚的身份相对明确，其事迹也相对简单一些。

### 3. 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典籍中“树中人”形象演变梳理

通过前文讨论可知，在这三个宗教的宗教性文本中，“树中人”的形象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经过了颇为复杂的发展变化过程。文后附表中以确定的定本结集、成书年代为基础，梳理了前文所述文本中的先知“随树被锯”殉道事迹的发展脉络，总结如下：

① R. H. Charles, "The Martyrdom of Isaiah", in *The Apocrypha and Pseudepigrapha of the Old Testament*, Vol. 2, 2 vol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13), pp. 155-162.

② 如前所注，塔古姆是希伯来圣经的意译本。塔古姆一开始是被禁止记录下来的，后来才慢慢被固定为文本，甚至在某些人群中被作为与《圣经》一样的礼拜对象。虽然最早的塔古姆类的语句在公元1世纪就已经出现，但目前所见的塔古姆在约公元5世纪才最终成型。

③ Emil G. Hirsch, *Thomas Kelly Cheyne, Isidore Singer, Isaac Broyd , "Isaiah"*, JewishEncyclopedia.com, accessed August 1, 2019. <http://www.jewishencyclopedia.com/articles/8235-isaiah>.

④ Emil G. Hirsch, *Thomas Kelly Cheyne, Isidore Singer, Isaac Broyd , "Isaiah"*, <http://www.jewishencyclopedia.com/articles/8235-isaiah>.

表一 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典籍中“树中人”形象对比表

年代	文本名	作者	国家/地区	形象/故事	来源	宗教
公元前2世纪末 <sup>①</sup>	《撒加利亚书》	先知撒加利亚	以色列/巴勒斯坦	“十二先知”之一,《圣经·旧约·撒加利亚书》的作者	—	犹太教/基督教
约70年	《路加福音》	—	希腊	撒加利亚蒙主赐子,即施洗约翰,为儿子取名约翰后才可说话。	—	基督教
1~5世纪	塔古姆	—	耶路撒冷等	先知以赛亚为了逃脱追捕躲在树上,挂在树枝上的袍角被发现,玛拿西王下令将先知和树一同锯倒,鲜血喷涌而出。	—	犹太教口传圣经
2世纪上半叶	《雅各福音书》	—	埃及等	玛拿西王的士兵杀死拒不说出儿子约翰下落的撒加利亚。	—	犹太教/基督教伪经
2~3世纪	—	奥利金	希腊	“在殿和坛中间所杀的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就是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先知以赛亚被活生生锯成碎片,先知撒加利亚被剑杀死。	《圣经·新约·希伯来书》《以赛亚殉道书》	基督教;承认伪经系统
2~3世纪 <sup>②</sup>	《以赛亚殉道书》	—	希腊、埃及、埃塞俄比亚	先知以赛亚预知自己被玛拿西王锯成碎片;被恶魔占据心灵的玛拿西王对先知以赛亚的传教行为十分愤怒,亲手将他锯成两截。	—	基督教伪经
2~4世纪	《耶路撒冷法典》	—	巴勒斯坦等	玛拿西王听不得先知以赛亚传递的神的话,将以赛亚放进中空的树干、用锯横着锯成两半。	塔古姆	犹太教口传经典
650年 <sup>③</sup>	《古兰经》	—	阿拉伯半岛	宰凯里雅得赐儿子,但三日三夜不可与人说话。	—	伊斯兰教
7世纪	—	卡布·阿赫巴尔	也门(改宗伊斯兰教的犹太人)	宰凯里雅躲入“殿”的花园中,被以色列人锯成两半	—	伊斯兰教;犹太教(存疑)
737年 <sup>④</sup>	—	瓦赫卜·伊本·穆纳比	也门	宰凯里雅藏在树中被锯成两半。	口传耳闻	伊斯兰教什叶派

① 此处以希伯来圣经中《撒加利亚书》的大致成书年代为准。

② 据研究,此伪经经历过扩充,原主体部分大约于公元1世纪形成,后经增补于公元3世纪成书,关于玛拿西王和被锯的情节均是在原内容上增加的部分,但具体成书时间不详。

③ 此处《古兰经》定本时间以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本·阿凡(عثمان بن عفان)下定编纂定本、销毁其余版本的时间为准。

④ 瓦赫卜·伊本·穆纳比的著作尚未见原著,只有转引内容,因此以作者去世年份为成书年份。

多宗教语境中的“树中人”形象源流探析——故事与图画的两条线索

年代	文本名	作者	国家/地区	形象/故事	来源	宗教
821 年 <sup>①</sup>	—	伊斯哈克·伊本·比什尔	伊朗、伊拉克	以赛亚藏在树中被以色列士兵锯成两半，而不是宰凯里雅。	—	—
902 年 <sup>②</sup>	《世界之初与先知们的故事》	乌马拉·伊本·瓦西马	埃及	有引用内容，但尚未见到关于宰凯里雅的记述。	瓦赫卜·伊本·穆纳比	伊斯兰教什叶派
923 年 <sup>③</sup>	《塔布里史》	塔布里	伊朗	宰凯里雅躲进树中，被锯身亡。	先知身边众人；卡布·阿赫巴尔（存疑）	伊斯兰教逊尼派
991 年 <sup>④</sup>	—	伊本·巴布维	伊朗	宰凯里雅藏在树中被锯成两半。	瓦赫卜·伊本·穆纳比	伊斯兰教什叶派
1036 年 <sup>⑤</sup>	《先知们的故事》	萨拉比	伊朗、伊拉克	宰凯里雅躲进树中，被锯成两半。有两个版本，细节不同。	《塔布里史》（存疑）；卡布·阿赫巴尔	伊斯兰教逊尼派
1062 年 <sup>⑥</sup>	《先知们的故事》	塔拉菲	西班牙	没有提及宰凯里雅殉道的具体事迹。	《古兰经》、圣训	伊斯兰教逊尼派（存疑）
11 世纪	《先知们的故事》（突厥语）	奇萨伊	不明	没有提到宰凯里雅死亡。	—	未知
12 世纪	《先知们的故事》（波斯语）	伊斯哈克·伊本·易卜拉欣·尼沙布里	伊朗	宰凯里雅躲进树中，被锯成两半。真主降下启示令其忍住疼痛不可呼喊。	—	未知
1311 年	《先知们的故事》（突厥语）	纳西尔丁·拉布古兹	中亚	宰凯里雅躲进树中，被锯成两半。大天使带来真主的启示，令其不可呼痛。	《塔布里史》（存疑）《先知们的故事》（波斯语）（存疑）	未知
1372 年 <sup>⑦</sup>	《先知们的故事》	伊本·凯希尔	叙利亚	宰凯里雅被以色列希律王杀死；以赛亚藏在树中被以色列士兵锯成两半。	—；9 世纪历史学家伊斯哈克	伊斯兰教逊尼派
1698 年 <sup>⑧</sup>	《生命精髓》	阿拉玛·玛吉勒斯	伊朗	宰凯里雅藏在树中、被锯成两半。	伊本·巴布维	伊斯兰教什叶派

- ① 目前不确定此书具体的成书年代，此处以作者去世年份为准。  
 ② 目前不确定此书具体的成书年代，此处以作者去世年份为准。  
 ③ 目前不确定此书具体的成书年代，此处以作者去世年份为准。  
 ④ 目前不确定此书具体的成书年代，此处以作者去世年份为准。  
 ⑤ 目前不确定此书具体的成书年代，此处以作者去世年份为准。  
 ⑥ 目前不确定此书具体的成书年代，此处以作者去世年份为准。  
 ⑦ 目前不确定此书具体的成书年代，此处以作者去世年份为准。  
 ⑧ 目前不确定此书具体的成书年代，此处以作者去世年份为准。

由上表列出的时间线索可知:

1. 最先出现撒加利亚(宰凯里雅)这一形象的是犹太教圣经,此时撒加利亚仅仅是先知之一、《撒加利亚书》的作者。

2. 至公元1世纪,基督教圣经新约的《路加福音》中出现了另一个名为撒加利亚的人物,他是施洗约翰的父亲,给儿子取名为约翰前自己不可言语,但与先知撒加利亚并不是同一个人物。

3. 公元2~3世纪,奥利金的研究隐约将“先知撒加利亚”和“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联系在一起;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基督教伪经《以赛亚殉道书》中首次出现了“锯断”的情节。

4. 公元4世纪末成书的希伯来《耶路撒冷法典》对“锯成两半”的情节有明确记载。

5. 公元5世纪前后,犹太教和基督教宗教文献中都出现了“先知撒加利亚被玛拿西王杀死,先知以赛亚为躲避玛拿西王藏入树中、被锯身亡”两个平行的故事;公元5世纪定本的塔古姆也有相关记载,但由于塔古姆成书过程漫长,无法肯定“锯断”的情节究竟是何时被记录下来的、是否早于公元1世纪。

6. 公元7世纪中期,《古兰经》定本,宰凯里雅(撒加利亚)仍是蒙真主赐子叶哈雅(施洗约翰)的信徒,只是他同时拥有了麦尔彦(圣母玛利亚)养父和先知的多重身份,且不可开口说话的时长变为三日三夜。

7. 公元7世纪的卡布·阿赫巴尔口传宰凯里雅被锯身亡的故事,本人无文字记录。

8. 公元8世纪伊斯兰教经学家瓦赫卜·伊本·穆纳比记述称,先知宰凯里雅藏在树中、被以色列士兵锯成两半,这一说法被伊斯兰教什叶派学者们以及一些出身波斯的逊尼派学者们承认,但被另外一部分逊尼派学者,特别是教法学家们驳斥,后者继承了“宰凯里雅被杀死,以赛亚藏身树中被锯身亡”的平行故事。

9. 公元12世纪,伊斯哈克·伊本·易卜拉欣·尼沙布里创作了波斯语《先知们的故事》,首次提及真主令先知宰凯里雅忍受被锯的疼痛、不可言语。

10. 公元1311年,花刺子模语《先知们的故事》可能借鉴了尼沙布里波斯语本的内容,称天使泽布列尔传递真主的启示,要求先知宰凯里雅保持沉默、不呼喊疼痛。

两部犹太教法典、对希伯来圣经的注解、希伯来语诗歌等等都可以被归入犹太教拉比文学(Rabbinic Literature)范畴内,先知以赛亚的殉道正是拉比文学中的一个典型故事;基督教伪经系统承继了这一故事传统;伊斯兰教中,先知撒加利亚和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糅合成为同一个人物,逊尼派依旧区分了宰凯里雅和以赛亚的殉道过程,而什叶派传统中,蒙主赐子、作为先知传播教义、躲入树中被锯身死的事迹都归结于宰凯里雅这一个人物身上。

但是,尚不能说次大陆民众熟悉的、哈丽达小说中的“树中人”形象就已经产生了。如果阿拉玛·玛吉勒斯对瓦赫卜作品的记述和引言没有错误,先知宰凯里雅死时毫无痛苦,也没有“真主在地上的信使”向他传递真主的启示,那么由瓦赫卜起、流传到后世的宰凯里雅殉道情节并不能与哈丽达小说中的“树中人”形象完全对应。前文提到,《先知们的故事》中,真主通过天使泽布列尔——正是“真主在地上的信使”——向先知宰凯里雅降下启示,而这一情节极有可能来自波斯语《先知们的故事》,因为只有这一版本中格外突出了真主降下启示和宰凯里雅不出声呼痛的情节。因此,笔者认为,先知宰凯里雅在树中被锯、保持缄默的殉道故事源自波斯语文学、源自伊朗,中间可能还因为花刺子模统治者的统治和民间交流而受到先知故事的影响,而

非直接来源于阿拉伯语文献。

仅凭文字并不足以说明先知宰凯里雅殉道故事是如何进入南亚次大陆的，下面笔者将借助图像进一步探讨此故事传播至次大陆的可能途径。

## 二 图像中的树中人：先知的庇护所与美人的保护者

如前所述，先知宰凯里雅的殉道故事可能是通过波斯语文本进入南亚次大陆的，莫卧儿时期描绘宰凯里雅殉道场景的细密画可以作为旁证，侧面证明“树中人”故事传播的路径。大树作为保护者、将被保护人收入树干内的情节，不仅见于宰凯里雅殉道这一宗教故事，还可见于民间故事，这或许是“树中人”故事流传的一条隐性途径。此外，虽然有些故事的插图同样可以被看作“树中藏人”，但与本文探讨的故事并非同类，也将在后文稍作介绍。

### 1. 先知的庇护所 《先知们的故事》与《预言书》插图

如前文所述，宰凯里雅躲进树中、被锯身亡的故事，或许是犹太教伪经和基督教伪经的记载，以及犹太拉比和改宗伊斯兰教的犹太人讲述的，而在记载、传述的过程中，又以出身波斯的学者——无论逊尼派还是什叶派——最为活跃。阿拉伯地区受伊斯兰教“不可描绘偶像”的禁令影响甚深，虽然历史上也曾有过人物岩画，后来在翻译希腊罗马经典时不可避免地使用插图增进理解，之后的民间故事集中也出现了一定比例的人物插图，但据笔者所知，肖像画特别是真主、先知穆罕默德、天神（天使）以及其他众先知的画像和事迹图，基本没有发现。波斯、中亚、南亚地区则不同，所受伊斯兰教思想的影响并不像阿拉伯地区那么深刻，加之本地文化、习俗的影响，对众先知的事迹多有描绘，加之当地对细密画的热爱、上层人士对手抄本的重视，绘有先知事迹的插图手抄本或单页绘画就此应运而生。

目前，笔者共收集到5幅明确表现先知宰凯里雅躲在树中、被以色列人锯开身亡的插图，其中两幅来自伊朗，一幅来自土耳其，两幅来自南亚次大陆。这5幅图的绘制时间均在16世纪中期至17世纪初，彼时波斯萨非王朝（一译萨法维王朝）崛起、扩张达到强盛，与奥斯曼帝国、布哈拉汗国彼此征伐，与印度莫卧儿帝国交好，同时，波斯文化获得广泛传播，影响深远，莫卧儿帝国治下的印度更是受到了强烈而直接的影响。有细密画插图的波斯语抄本成为波斯语文化圈王公贵族们追捧的珍宝，他们命人制作精美的抄本，以为阅读、收藏或礼敬真主之用。下面对这5幅图进行详细描述。

前文已述，公元12世纪，伊斯哈克·伊本·易卜拉欣·尼沙布里写就了波斯语《先知们的故事》，是伊朗乃至波斯文化圈一本颇为重要的著作。柏林国家图书馆（Staatsbibliothek zu Berlin）现藏有一本制作精美的插图本《先知们的故事》（MS Diez A fol. 3），1577年在今伊朗设拉子制作完成，很可能是塔赫玛斯普一世（Shah Tahmasp）命人制作的。抄本中共有22幅插图，均描绘先知故事的具体场景，最后一幅插图就描绘了先知宰凯里雅殉道的故事，插图前后正文写道“先知宰凯里雅躲进了大树庇护，易卜劣厮捉住了他的衣角，把衣角告诉以色列士兵，他们于是把那棵树锯为两半。马上要锯到先知宰凯里雅头上了，为了不让他喊叫出声，真主降下神启说，如果你出声，就会被从众先知中移除，于是先知宰凯里雅忍耐下来没有喊叫，被一同锯成了两半。”（图1）

这幅插图表现的正是“锯树”的场景。画面中央是一棵大树，叶片青绿，只有下半部分树冠



图1 易卜劣厮示意先知宰凯里雅藏身之处，以色列人用锯子锯开大树<sup>①</sup>



图2 “先知宰凯里雅在树中”<sup>③</sup>

出现在画面里，靠近主干部分的树叶上有金色的火焰，暗示先知宰凯里雅躲在树中；靠近树根的部位露出先知红色袍子的一角，被一个身穿黄衣、脸上显青绿色但脚腕皮肤颜色正常的“人”捉住，这个“人”就是魔鬼易卜劣厮，他左手持衣角，右手举起，脸向右转，告知右侧的人树中藏有先知；易卜劣厮右上方是一个蓝上衣、红裤子、黑腰带、白头巾、蓝顶帽的人，这个人对面是一个红上衣、蓝裤子、白腰带、花头巾、络腮胡的人，此二人手持一把大锯，身体形态和姿势显示他们正在费力地拉动锯子；锯子横在画面中央，已经将大树竖着劈了一半，锯过的部分有红色，表示先知宰凯里雅也被一同杀害了。

第二幅图现藏伍斯特艺术博物馆（Worcester Art Museum），编号为1935.16，出自塔赫玛斯普一世时期一本已经佚散的插图本《预言书》（*Falnama*）（图2）。此抄本大约形成于1550年，地点可能在大不里士或加兹温，应当是塔赫玛斯普一世宫廷艺术家的作品。<sup>②</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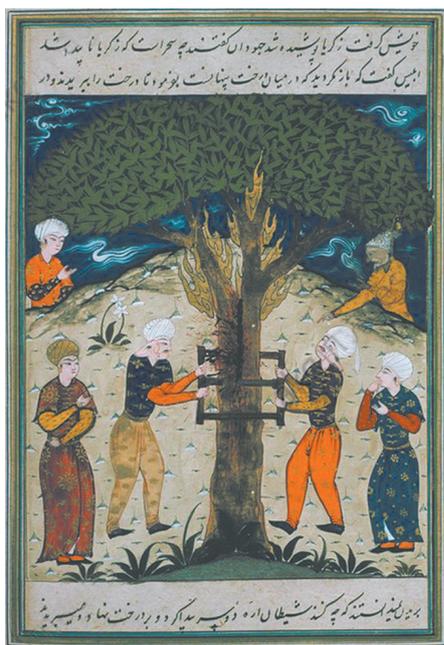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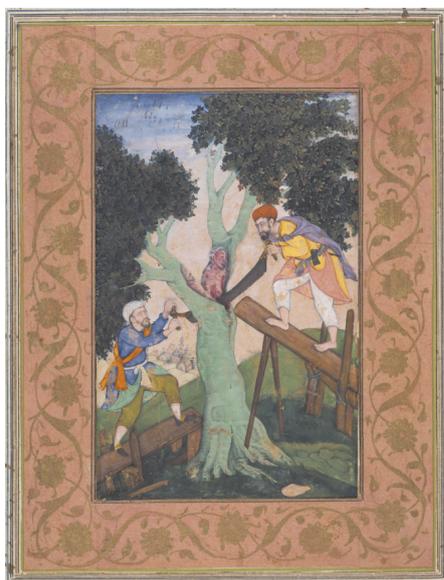
这幅图同样表现了先知宰凯里雅殉道的场景。画面中央是一棵大树，已经被锯开了一部分，从缝隙中探出火焰，还有一些火焰出现在树叶的位置，暗示先知宰凯里雅躲在树中并被一同锯开；持锯的两个人均佩有长剑<sup>④</sup>，暗示他们是士兵，两人服饰均有明显的游牧人特点，但似乎右边的人物比左边地位更高、穿的更华丽；树根部依旧是拉着先知衣角的易卜劣厮，是一个穿黄衣、戴黄帽、须发皆白的老人形象，整个上半身扭向右方的士兵，右手张开，似乎在说“先知就在树里面”，他的手看上去是青黑色的；树两旁均有围观者，从衣着和佩戴物品来看，有平民、有军士，似乎还有国王的侍卫；树冠上方背景后还有九个人物，不清楚画师要表示的是围观的其他人，还是天上的“天神”，还是与读者一样看（听闻）这个故事的人。

① 图源：柏林国家图书馆（Staatsbibliothek zu Berlin），MS Diez A fol. 3，195r。

② “The Prophet Zakariya in the Tree”，Worcester Art Museum，accessed September 10th，https://www.worcesterart.org/collection/Islamic/1935.16.html。

③ 图源：伍斯特艺术博物馆（Worcester Art Museum），1935.16。

④ 这种长剑名为shamshir，最早来自呼罗珊地区，是在12世纪塞尔柱王朝和13世纪蒙古军队的影响下最终定型的。

图3 “宰凯里雅殉道”<sup>①</sup>图4 “宰凯里雅”<sup>②</sup>

第三幅图来自托普卡帕宫博物馆(图3)<sup>③</sup>,同样出自尼沙布里的波斯语本《先知们的故事》(Ms. E. H. 1430)。图中人物缠着明显的土耳其式头巾,中间的两个人拉着一把四四方方的锯子,树冠下树干上燃着的火焰代表了先知宰凯里雅,锯子上方喷溅出的黑红色血液代表先知已经殉道。树冠下右侧的人物戴着尖顶帽,长着鹰钩鼻,手指着先知藏身的大树,应是易卜劣厮;对面左侧的人物身份不明,也许是传达真主旨意的天神(天使)。值得注意的是,拉锯的两人脸上似乎还长着羊脸,是易卜劣厮(撒旦)的象征,喻指他们已经成为魔鬼的爪牙。

第四幅图出自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馆,编号为IS. 133: 80/A-4964,是17世纪初南亚次大陆一本波斯语《先知们的故事》中的插图,莫卧儿细密画风格明显(图4)。图中拉锯的两人穿着具有明显印度特色的服装,一人赤脚、一人穿着印度的尖头鞋,一边一个踩在木架上,拉动一把印度本地较为常见的、有点像铡刀的弯锯。中间的树已经被锯开一半,露出一个白发、赤身、身上似在出血的人物,靠近读者的半棵树上甚至画出了这个人物的另一半,与同时期其他地区的细密画相比颇为写实。很明显,这是与树一起被锯开的先知宰凯里雅。图中仅有三个人物,没有易卜劣厮也没有出现传信的天使,背景及大树用细腻的笔法描绘得栩栩如生,拉锯的两人须发清晰、动作生动,背景中能看到房屋和类似清真寺宣礼塔的建筑;整体颜色较为雅致,浓淡得宜。从绘画风格来看,这幅图很可能出自阿克巴宫廷中的皇家画师之手。

第五幅图是苏富比拍卖行1999年6月的一幅拍品,目前已由私人收购,笔者只能获得一张不甚清晰的图片(图5)<sup>④</sup>。此图同样来自南亚次大陆,是一部已经佚散的《语言之书》中的插图,图上方写着一联波斯语诗歌,大

① 图源:托普卡帕宫博物馆, Ms. E. H. 1430。参见: <https://www.akg-images.de/CS.aspx?VP3=SearchResult&VBID=2UMESQ6P364WM&SMLS=1&RW=1920&RH=931&PN=10&POPUPPN=585&POPUPIID=2UMDHUWEIVBSW>, 有水印。

② 图源: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馆(Victoria & Albert Museum), IS. 133: 80/A-4964。

③ 因无法从托普卡帕宫博物馆获取清晰图片,此处只得使用第三方图片代替,参见 <https://www.akg-images.de/archive/-2UMDHUWEIVBSW.html>, retrieved November 13th, 2020。

④ 参见 [https://www.akg-images.de/archive/Der-Prophet-Zakariya-\(Zacharias\)-der-sich-in-einem-Baum-verbirgt-wird-in-zwei-Halften-gesagt-2UMEBMY96HKQY.html](https://www.akg-images.de/archive/Der-Prophet-Zakariya-(Zacharias)-der-sich-in-einem-Baum-verbirgt-wird-in-zwei-Halften-gesagt-2UMEBMY96HKQY.html), retrieved November 18th, 20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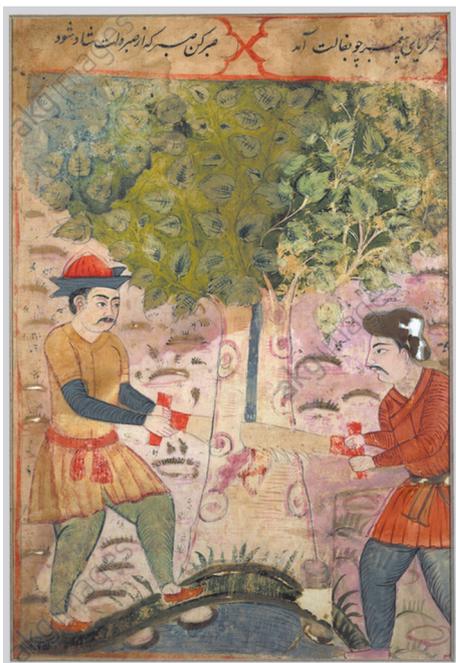


图5 《预言书》中的一页<sup>①</sup>

意为先知宰凯里雅忍痛殉道、死后获得（去真主身边的）幸福。此图大概绘制于16世纪下半叶，人物和环境绘制较为简单，两人所持的锯与图4中相似，但锯齿非常明显，是直锯而非弯锯，绘制很粗糙；树叶和拉锯人衣裤上的纹理描绘得较为精细，衣服上的横线似乎表示布料皱褶；拉锯的两人身穿印度服装，戴的帽子彼此不同。图中没有火焰代表先知没有被锯开，只有锯下方代表血液的深粉红色色块提示先知已经殉道。这幅插图画面更简单，技法也相对粗糙，人物姿态比较僵硬，可能出自地方王公的画室。

综上，这5幅图分别来自伊朗、南亚次大陆、土耳其，内容取自《先知们的故事》或《预言书》，制作完成的时间相近，但地点不同，体现了不同的艺术风格，说明先知宰凯里雅殉道的故事流传甚广。几幅图中，持锯人手中的锯都是直接从大树的树冠向下竖锯，并没有前文所述部分《先知们的故事》里记述的那样是砍倒树后再用锯子锯开的；在插图前后的文字中，都出现了“宰凯里雅沉默地忍受被锯”这个细节。另外，有三幅图出自《先知们的故事》，而有二幅图则出自《预言书》，说明这个故事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严格的宗教范畴，进入了当时人们的文化习俗和日常生活。

莫卧儿时期，特别是中前期，南亚次大陆与波斯萨非王朝文化交流频繁，因此有理由推断，宰凯里雅殉道的故事和图像随着这种文化交流传入了次大陆，并逐渐在莫卧儿宫廷及王公中流传开来。莫卧儿宫廷上层对波斯文化的偏爱引领了莫卧儿治下印度的文学艺术风潮，土邦王公、莫卧儿的大臣和官员，包括普通民众由此听到、接触到宰凯里雅殉道的事迹是很有可能的，“树中人”故事可能通过“官方”渠道在南亚次大陆传播开来，这是“树中人”故事传播的第一条可能路径。与此同时，《预言书》插图本也提示我们，这个故事或许不仅仅以宗教故事，可能还通过民间故事的形式进行流传。

## 2. 美人的保护者 《鹦鹉故事》中的一幅插图

先知宰凯里雅殉道的故事中，除了“被锯身亡”和“保持沉默”，还有一重要的情节，即树作为保护者主动裂开树干、将被保护者保护在内不被别人看到的故事。从这个角度出发，或许还可以找到类似的“树中人”故事的另一条传播路径。

笔者在翻阅资料时，偶然看到了一本插图本《鹦鹉故事》的手抄本，其中一幅插图（图6）引起了笔者的兴趣。图中左侧绘有一株枝叶繁茂的大树，树干处隐约可见一位少女，但仅能看到衣服的边缘部分和一支伸出的手臂，似乎在做某种手势；图像中部和右部有七个男人，衣着、配饰各不相同，表明他们从事不同职业、身处不同阶级，但均作懊悔、惊异状。

<sup>①</sup> 图源：苏富比拍卖行。参见：[https://www.ackg-images.de/archive/Der-Prophet-Zakariya-\(Zacharias\)-der-sich-in-einem-Baum-verbirgt-wird-in-zwei-Halften-gesagt-2UMEBMY96HKQY.html](https://www.ackg-images.de/archive/Der-Prophet-Zakariya-(Zacharias)-der-sich-in-einem-Baum-verbirgt-wird-in-zwei-Halften-gesagt-2UMEBMY96HKQY.html)，有水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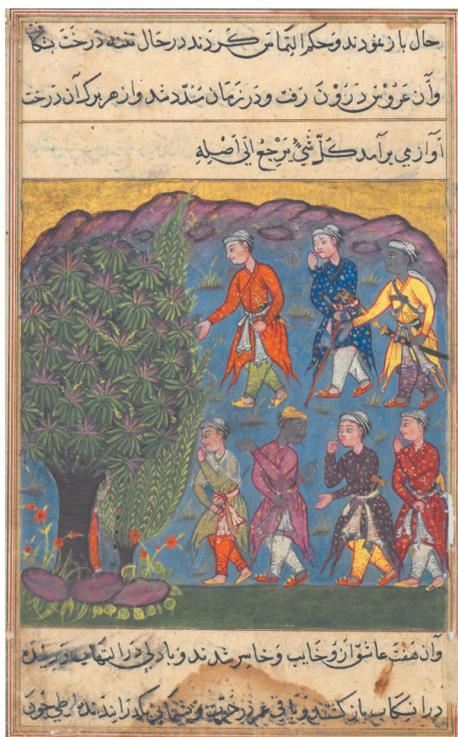


图6 木头雕成的美丽女子被大树保护起来消失，七个追求者惊异懊悔<sup>①</sup>

这幅插图出自现藏于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的一本《鸚鵡故事》(طوطی نامه, *Tuti Namah*) 插图本(CMA 1962. 279)。此插图本约成书于1560年,很可能是阿克巴大帝的御用画师绘制的。<sup>②</sup>该插图本文字部分来自纳赫沙比<sup>③</sup>版波斯语《鸚鵡故事》译本,共有52个故事,与现存此版内容及编排顺序一致,且插图十分丰富。阿克巴当政时,实行较为开明的文化和宗教政策,由皇室出资,聘请诸多文学家、翻译家、书法家及宫廷画家,除吸收伊朗方面的波斯文学经典外,还将诸多梵语文学经典翻译或重译为波斯语,并配以精美的插图。各地王公也跟随这股潮流,在各自的宫廷中进行类似的活动。纳赫沙比译本“第六夜的故事”<sup>④</sup>内容如下(在此笔者仅简述本故事内容):一个木匠、一个金匠、一个裁缝和一个修士用木头造出了一个美人,木匠雕刻出她的身子,金匠给她装饰上首饰,裁缝为她缝制衣物,修士斋戒沐浴并对神祈愿,给了这个美人灵魂,这个木头美人居然活了。四个人都爱上了这个美人,宣称应当归自己所有,于是便找人评理,谁知接连找的三个人,都说这个美人应该归自己所有。最后,七个人带着木头美人前往

“公正之树”寻找最终的判决,老树的树干裂开,木头美人逃了进去,树干又合拢,美人从此消失,一个声音表示要“尘归尘土归土”,留下七个男人面面相觑。

这幅插图描绘的就是故事最后,老树庇护美人、七个男人束手无措的画面。在这个情节中,老树作为保护者,主动将美人保护在自己的树干内,让她从七个男人的追逐争吵中解脱出来,为被争夺的木头美人提供了庇护,恰如先知宰凯里雅殉道故事。从故事情节的角度看,虽然木头美人躲进树中后,没有遭遇锯条加身的惨剧,但从“树主动裂开将人保护起来”这个角度而言,可以说是契合的。

从伊斯兰教神秘主义思想的角度出发,先知宰凯里雅殉道的故事与这个“木头美人”的故事有另一层相通之处。在印度传统民间故事中,也有不少美貌女子被数个男人追求或争夺的故事,但最终结局都是女子必定属于追求者中的一个人,而没有“消失不见”这个选项。“木头美人”被七个男人争夺恰如人不得不面对尘世中的痛苦,树干开裂、“木头美人”躲入树中消失不见,让七个宣称她为自己所有的男人都落了空,隐喻了真主(“树中传来的一个声音”)的恩赐

① 图源: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Cleveland Museum of Art), CMA 192. 279. 42. a。

② 此处参见潘珊《波斯译本〈鸚鵡传〉中的插画研究》,《东方研究》2012~2014辑,第165~175页。

③ 齐亚·丁·纳赫沙比(شیخ ضیاء الدین نخشبی / Ziya' al-Din Nakhshabi, ?-1350), 14世纪著名波斯苏菲、诗人、作家、内科医师、文学鉴赏家,长期生活在印度,活动时期大约是德里苏丹国卡尔吉王朝后期至图格鲁克王朝前期。

④ 亦有学者认为第一夜和第二夜的故事应当合并为一个,故在翻译和研究中心将“第六夜的故事”编号为“第五个故事”。

让凡人(“木头美人”)脱离尘世命运获得最终的解脱和幸福的。而前文提到,波斯语本《先知们的故事》中,真主给宰凯里雅降下启示,告诉他只有不发出呼喊声才能被列入众先知的行列;《预言书》中将先知宰凯里雅殉道身死的命运描述为去真主身边获得了最大的幸福(即解脱),一切都是真主的旨意和恩赐。这是“第六夜的故事”与“树中人”故事隐藏的契合点,或许是“树中人”故事,或者这个意象,是传入南亚次大陆的另一个途径。

但是,必须承认,这一隐秘途径还缺乏更有利的证据支持。纳赫沙比版《鸚鵡故事》中这个“第六夜的故事”并不见于梵语本《鸚鵡故事七十则》的“简明本”和“修饰本”;它也并非纳赫沙比原创,而是参考和借鉴了伊玛德·本·穆罕默德·萨格里<sup>①</sup>(ابن محمد الثغرى عماد / Imād bin Muhammad al-Ṣaghri) 翻译的《夜谭珠玑》(جواهر الاسمار, *Jawāhir al-Asmār/Jewels of Stories*) 中的内容。《夜谭珠玑》大约成书于公元1313~1316年,<sup>②</sup>有一手抄孤本传世。笔者查阅后发现,纳赫沙比波斯语本《鸚鵡故事》中“第六夜的故事”基本照搬了萨格里译本中的第六个故事,只是对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转写和简化,<sup>③</sup>“老树裂开树干供木头美人避难”的情节亦非纳赫沙比原创,因此,这个故事应当是萨格里首次加入《鸚鵡故事》的。

由《夜谭珠玑》前言中的萨格里自述可知,《夜谭珠玑》并非《鸚鵡故事》的单纯译本。萨格里自己看到的是一个由“印度语言”写成的、共有72个故事的《鸚鵡故事》集子,<sup>④</sup>他只选取了其中的一部分进行翻译,又结合了其他印度民间故事集中的故事才编纂成《夜谭珠玑》一书。<sup>⑤</sup>现存的梵语本《鸚鵡故事》均包含70个故事,因此,萨格里见到的或许是当时印度北方流行的一个本子。由于萨格里并未写明其所见72个故事版本的《鸚鵡故事》究竟是流行于哪一地区、由哪种语言写成的“故事集”,且其借鉴的故事集中也只明确提到了《凯里来与迪木奈》<sup>⑥</sup>一书,笔者并不能确定其故事素材的来源究竟为何种样貌,这个故事可能是萨格里自创的,也可能是他借用了其他故事集中的故事。结合上文所述,在当时的伊朗地区,众先知的事迹通过文字和图画流传甚广,萨格里可能受此启发,在自己的《鸚鵡故事》译本里添加了这样一个故事。为了辨析“第六夜的故事”究竟出自哪里,笔者在两版英译梵文本《鸚鵡故事》之外,还翻阅了《五卷书》《故事海》《凯里来与迪木奈》三种故事集,并没有发现类似的故事,却发现了似曾相识的情节,即另一种形式的“树中人”。

① 目前笔者看到的译者姓氏有三种,分别为萨格里(الثغرى/al-Ṣaghri)、纳厄里(النورى/al-Na'iri)和特格里(التغرى/al-Taghti),从波斯语来看,只是字母加点有区别,很可能是不同识读者识读抄本或标题时辨认结果不同导致的。笔者采用的是舍慕斯编辑的文字版图书前言部分的拼写。

② 参见O. F. Akimushkin, “The Tūti-nāma and the Predecessor of Nakhshabī: on the Question of Indo-Iranian Cultural Links”, *Manuscripta Orientalia*, Vol. 4, No 2 (1998): 3-16 及 Imād bin Muhammad al-Ṣaghri. “Foreword”, in *Tūti-nāmā. Jawāhir al-Asmār*, ed. Shams al-Din Āl Ahmad (Tehran: the Tehran Publication, 1973), 32.

③ O. F. Akimushkin, “The Tūti-nāma and the Predecessor of Nakhshabī: on the Question of Indo-Iranian Cultural Links”, *Manuscripta Orientalia*, Vol. 4, No 2 (1998): 3-16.

④ 萨格里本人并未说明是否是梵语。

⑤ Imād bin Muhammad al-Ṣaghri. *Tūti-nāmā. Jawāhir al-Asmār*, ed. Shams al-Din Āl Ahmad (Tehran: the Tehran Publication, 1973), 15-18.

⑥ 或译《卡里来与笛木乃》。

## 3. 另一种“树中人”及其形象——骗人的人与被动的树

《故事海》《五卷书》、梵语本《鹦鹉故事》《凯里来与迪木奈》中，都讲述了一个同样的故事。一对好友结伴出行，意外捡到了金子，他们约定好平分金子，并将小部分金子拿回家中，而将大部分金子埋在城外的树下，之后再取，但其中的一个偷偷返回挖走了剩下的金子。等两人按照约定时间前去取金子的时候，偷金子的那个人反咬被骗的人偷走了金子，并告到了法官那里。偷金子的人谎称埋金子的那棵树有神，巧舌法官去听那棵树的回答。偷金子的人晚上回家把前因后果告诉自己的父亲，并求父亲藏在树中冒充树神，将被骗的人诬陷为偷金子的人。父亲推脱不过，答应了儿子。<sup>①</sup>法官及民众前往树下，询问树神发生了什么，偷金子人的父亲藏在树上称是被骗的那一方偷走了金子，然而法官觉得蹊跷，于是想办法逼出了偷金子人的父亲，这才真相大白。在这个故事中，偷金子人的父亲躲在了树上假扮树神，最终被一把火逼了出来。在文字描述中，并没有说明偷金子人的父亲究竟躲在树枝上、树冠里还是树洞中，当对应的插图



图7 海德堡大学图书馆藏 15 世纪 70 年代后期德语插图本《凯里来与迪木奈》中的插图（局部）<sup>②</sup>

中这个父亲躲在树洞里时，便出现了另一种“树中人”形象。

在笔者收集到的图像中，海德堡大学图书馆所藏的《凯里来与迪木奈》插图中，有三幅都表现了人藏进树干中的情形，仅举一例（图7）进行讨论。图中画面右侧的一棵树里藏着一人，略微谢顶，脸色惊慌，正是偷金子人的父亲；左侧有一群人，中间是红袍法官，他左右两侧是两个当事人，一个拄剑、一个腰间挎弯刀，挎弯刀的人身边还有一条狗。从插图内容看，法官应当就是用狗识破偷金子的人父亲的伪装的。<sup>③</sup>虽然此图及其他很多类似图片、故事都有“人藏进树洞”中的情节，但此时树是被动者，躲进树中的人并非为了躲避追兵而是为了做一些非正义的事情才选择钻进树洞（或躲在浓密的树冠中），同为“树中人”，内涵却完全不一样。

### 三 宰凯里雅殉道故事与印度民间文学的可能关系

如前文所述，犹太教、基督教伪经，以及伊斯兰教什叶派“先知的故事”中，都出现了“先知躲进树干中被锯身亡”的故事，这个故事在狭义的经典（犹太教圣经、基督教圣经、《古

① 此处各故事集情节有出入，如《凯里来与迪木奈》中父亲以另一个故事劝阻儿子却无功而返，只得做帮凶，而《五卷书》中父亲并未反对，但结果都是父亲答应了儿子的请求。

② 图源：海德堡大学图书馆（Universitätsbibliothek Heidelberg, Codices Palatini germanici），Cod. Pal. germ. 84. 0138。

③ 梵语原文及大多数译本中都是利用火来将装神弄鬼的人逼出来。

兰经》)中并无明确体现,而是作为一种“增补”出现在其他广义的经典和伪经中,其情节随时间发展逐渐清晰,传播范围和时间也有交叉或“回流”的迹象,颇类民间故事发展和传播的脉络。因此,与其说先知宰凯里雅的故事是一个“宗教故事”,毋宁说它更接近于民间文学故事,故事的来源也许就是某地的民间故事或传说。

在世界范围内,对树木的崇拜均可见于神话、史诗和民间故事中。欧洲各个地区均有对“世界树”的原始崇拜,用来制作十字架的树因为耶稣受难被诅咒;阿拉伯半岛地区因气候干燥、多沙漠少绿洲,对树木就更加重视,在伊斯兰教中亦有体现,圣训中也有关于损毁(不应砍伐的)树木的明确责罚;印度对“树”的信仰和崇拜更为明显,矮仙居住在树上,李树受罗摩祝福而坚忍不拔,还有树托举起大地、弥合世界的裂痕。人爬上树躲避追兵或野兽并不是罕见的故事,但“树干主动裂开供逃难者藏进去”的情节,或者说树主动为人提供避难所的故事并不多见,也许可以从不同地区民间故事母题中探寻这一情节的来源。

笔者查阅了汤普森的《民间文学母题索引》<sup>①</sup>,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树为人提供庇护所”的故事多见于印度民间故事,如 R311.1 “树神奇地藏起了逃难者”和 R311.4 “生长的树为逃难者提供庇护”,另有少量见于北美印第安人、冰岛、爱尔兰等民族或地区的民间故事中,却不见于阿拉伯、伊朗以及大部分欧洲国家;而“把树变成其他生物”“把其他生物变成树”“树上住着太阳和月亮”“某种树之所以长成现在的样子”等等诸多与树有关的母题,在世界各地的民间故事中都可以发现,其比例也没有非常明显的差别。而 ATU 民间故事分类(Aarne-Thompson-Uther Classification of Folk Tales)中,则不见类似的故事情节或母题。但从前文《凯里来与迪木奈》不同版本的插图中又可以看出,“人躲在树洞中”又是一个相当普遍的表达,只是此处的“树”失去了作为保护者的主动姿态,而只是一个被动的、被躲避的物体而已。

综上,《鸚鵡故事》中“木头美人”的故事与先知宰凯里雅的故事,孰先孰后、哪一个故事可能影响了另一个故事,并没有确定的答案。萨格里所写“木头美人躲进树中消失不见(重新化为木头)”的情节,有可能是受到印度民间文学传统中树木作为庇护者的母题的影响,也有可能是受到先知宰凯里雅的事迹的启发,借用了这样一个情节以完善自己的故事。哈丽达选择使用“树中人”的形象,更多是受到伊斯兰教神秘主义思想的影响,或许出自她自己接触、阅读到的先知故事,但亦不能轻易否定《鸚鵡故事》中“木头美人”故事对她可能的启发。

笔者认为,《鸚鵡故事》波斯语译本中“木头美人”故事的出现,或许可以代表宰凯里雅的殉道型“树中人”形象及“大树庇护受难者离开尘世”这一母题进入次大陆的一个途径;另一个途径,则是先知故事通过《先知们的故事》《预言书》一类的作品,以一种更偏向于民间故事的形态传入南亚次大陆,并被当地的民众熟悉和接受。公正之树主动裂开后吸收了木头美女、为美女提供“归处”的情节中,“树”作为真理的化身出现,是一个主动的、保护者的形象,这与殉道型“树中人”中大树由于真主的意志主动裂开后合拢、庇护先知宰凯里雅的情节如出一辙;故事结尾处“尘归尘土归土”的宣言,以及木头美女不必在七个男人中做出选择而是消失在树中、脱离尘世的结局,更带有伊斯兰教苏菲神秘主义的味道,与哈丽达短篇小说中“试图解脱

<sup>①</sup> 详细内容可参见 Stith Thompson, *Motif-Index of Folk-Literature: A Classification of Narrative Elements in Folktale, Ballads, Myths, Fables, Mediaeval Romances, Exempla, Fabliaux, Jest Books, and Local Legends* (Indiana: Bloomington, 1955-1958)。

(躲入树中)而不得(被人锯死)”的隐含意味更为契合。而梵本《鸚鵡故事》中则完全没有这一形象,笔者也尚未在其他印度传统民间故事中见到类似的情节,《五卷书》《故事海》《凯里来与迪木奈》<sup>①</sup>等故事集中也未见到能够与这个故事非常吻合的故事,亦即波斯语《鸚鵡故事》中“木头美人”的故事可能并非出自印度传统;与此同时,伊斯哈克·尼沙普里的波斯语《先知们的故事》以及拉布古兹的东部突厥语《先知们的故事》中,均有“真主(通过天使)降下启示,先知宰凯里雅听从指引,保持沉默、被锯身亡”的情节,与哈丽达·侯赛因所写的闭口不言、躲入树中的“树中人”形象更为相似。因此,笔者大胆推测,树作为保护者主动庇护受难人的故事母题以及殉道型“树中人”的形象,很可能就是在16~17世纪印度莫卧儿帝国与波斯萨非王朝交流频仍之时,在莫卧儿皇帝和王公贵族的赞助和鼓励下,由波斯裔苏菲大师及文学家、艺术家们带入次大陆的,以先知故事和民间故事一明一暗两种形式在次大陆穆斯林中广泛流传,最终被哈丽达·侯赛因采用,成为其小说中多次出现的形象。

### 小结：“树中人”形象演变与文化交流

据前文所述,“树中人”这一象征意象的发展脉络和传播途径可以大致梳理清楚。

“树中人”的意象其实是三个“人”的聚合体,即(甲)“被不信者杀死的人”、(乙)“得到神(真主)旨意不能言语的人”和(丙)“躲进树中被锯断的人”。其中,形象(甲)出现的最早,许多先知都难逃被处死、被杀害的命运;以宗教性文本成书早晚为依据可知,形象(乙)第二个出现,同时或稍晚出现的则是形象(丙)。原本这三个形象彼此间有界限,形象(甲)对应先知虔信者,形象(丙)对应某一位特定的先知,形象(乙)对应非先知的撒加利亚。之后,形象(甲)和(丙)融合在先知以赛亚身上,形象(甲)和(乙)融合在非先知的撒加利亚——施洗约翰的父亲身上,而藉由同名的契机及先知以赛亚和撒加利亚都是被玛拿西王杀死的记载,先知以赛亚、先知撒加利亚、非先知的撒加利亚的事迹整合成为“宰凯里雅”的事迹,他的去世也在事实上被推后了,变成与儿子同时期被杀害。在波斯语文献中,宰凯里雅“不可言语”的内涵不再是单纯的真主赐予后代的“代价”,同时也是“到真主身边去”“与主合一”的代价。

“树中人”这一象征意象的发展变化,可以从侧面反映出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三者间的联系。在学界,三者的关系已经较为清晰,即:基督教是在犹太教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伊斯兰教则藉由二者发展而来。体现在宗教经典上,基督教《圣经》中的《旧约》几乎照搬希伯来圣经,《新约》则是其自身的发展。《古兰经》是对基督教《圣经》进行大幅删改后,结合阿拉伯半岛实际情况产生的宗教典籍,《圣训》才是其自身发展。一般而言,越是产生得晚近的形象和故事,人物越是饱满、情节越是丰富,而其源头越是驳杂。“树中人”形象的演变,正体现了这三个宗教间产生的先后次序及思想流变的方向。

但是,思想和文化的流动并不是单向的。如同“树中人”的形象,尽管希伯来圣经早于基

<sup>①</sup> 虽然现存最早的《凯里来与迪木奈》的本子为阿拉伯语译本,但有明确线索证明此故事集最早出于印度,《五卷书》和《益世嘉言集》中可以找到部分互相印证的内容,故在此一并将其纳入印度传统民间故事的考察范围内。

道教《圣经》，但诸法典的成书时间却与圣经《新约》部分重合，之后还经过了删改和修订，因此，公元2~3世纪成书的伪经中关于先知以赛亚殉道的记载比之公元4世纪修订过的《耶路撒冷法典》中的记载更为粗糙简略，更像是一个“前体”版本；而在塔古姆中，先知以赛亚躲在树上被发现，殉道时鲜血喷溅，远不如伪经和法典中描述得那么神奇而“平和”，更像是讲述者或者意译者对人死亡时真实场景的复刻。目前无法确定塔古姆中对这一情节的记载究竟出现于何时，先知以赛亚殉道的事迹可能是先有了一个雏形——这个雏形可能来自于某个塔古姆讲述者亲历的场景，然后被基督教伪经吸收，之后又反哺回犹太教法典之中。

需要注意的是，不同文化背景下同一个意象的意义与内涵会发生变化，同一文化背景下某个意向的含义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对于宰凯里雅这一故事，许多伊斯兰教法学者并不认同，甚至提出了批评，但并不妨碍其作为一种符号，被本宗教的学者、作家采纳，并被赋予新的内涵。

大树主动裂开、庇护受难者的这个故事情节何时、以何种形式第一次影响次大陆民间故事尚不可考，但从《先知们的故事》诸版本、《预言书》以及波斯语《鹦鹉故事》译本中的蛛丝马迹推测，极有可能是来自波斯的苏菲大师、文学家、画家们，以先知故事和民间故事的形式，最先将同类的故事和记述带到次大陆，并在之后广泛流传开来，形成了哈丽达·侯赛因作品中“树中人”形象存在的文学环境，让“躲入树中”这一情节所隐含的“脱离尘世”的意味更加浓厚，并使得哈丽达·侯赛因可以借用“树中人”的形象传达自己的意旨，而不必多言其他。对“躲入树中”这个描述的不同图像表现，也反映了不同地区民众对“树中”这个位置的不同理解，从侧面提示了这种流转过过程的可能性。

综上所述，“树中人”的形象随着宗教传播与文化交流发生变化，这一意象所代表的内涵也不断丰富起来。从其最初产生，到出现在哈丽达·侯赛因的小说中为人们阅读和理解，经过了漫长的演变过程，跨越了从欧洲到南亚的距离，正是文化传播和交流结出的果实。受制于自身知识范围和语言能力，笔者未能探知“树中人”这一形象发展变化的细节，例如《圣经》中的撒加利亚究竟是不是依附于先知撒加利亚出现的，“藏身树中被锯断”的情节是否有比较早期的图像流传下来，这类图像是否见于阿拉伯、印度地区而不仅仅是波斯地区；又例如宰凯里雅和先知以赛亚的事迹究竟是在何时融合在一起的、是以讹传讹还是有意识的行为，以及宰凯里雅的故事究竟如何传入次大陆，大树作为庇护者和裁判者主动将人或物保护进自己的树干这一情节是否是在伊斯兰教传入次大陆之后才出现，此前次大陆是否已有文字或插图表现这种“由大树提供庇护所”的场景，此后还有哪些作品中出现了类似的情节或图像等等，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

(作者系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亚学系博士生)

责任编辑: 王文洲

责任校对: 陈霞

translations of this book. In the early 16th century, the poet Vā'iz Kāšefī creatively rewrote *Kalīla va Dimna* based on a new Persian translation and named it *Anvār-e Suhaylī*. This text was later translated into many languages in India and Central Asia and thus became another important text in the history of the transmission of *Pañcatantra*. This article initially rebuilds this transmission process and analyze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ose texts and illustrations as well as the underlying cause by discussing *Pañcatantra*, *Anvār-e Suhaylī* and some related texts and illustrations.

**Keywords:** *Pañcatantra*; *Anvār-e Suhaylī*; literary communication; illustrations

#### On the Origin of the Image of "Man in the Tree" in the Multi Religious Context: two Clues of Story and Picture

Zhou Jia (120)

**Abstract:** Religious images and allusions are often used in Urdu literary works, some of which are not clear and unchangeable in origin and meaning. The image of "man in the tree" in Khalidah Hussain's short stories i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trace the evolution of the story of "man in the tree" in the religious texts of Judaism, Christianity and Islam, combined with the detailed illustrations in the transcripts, to explore the possible way for the story of "man in the tree" to spread to the South Asian subcontinent, to expla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transformation and blending of this image, and to find its possible prototype and transmission way. From this, we can see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Europe, Central Asia and South Asia.

**Keywords:** man in the tree; cultural exchange; Judaism; Christianity; Islam; Indian folktales

#### On the Orientation of the study of Qiuci Buddhism

Huo Xuchu (143)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Buddhism, Qiuci Buddhism has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and influences to the Buddhism of Central Plains. However, after the rise of Chinese Buddhist judgement movement, Qiuci Buddhism was gradually marginalized. There are many misplaced concepts and confused attributes in the study of Qiuci Buddhism in modern times, which are mainly related to the unclear historical and theoretical positioning of Qiuci Buddhism. Through many years of research and thinking, we believe that the historical orientation of the study of Qiuci Buddhism should be: the historical category of Sectarian Buddhism and its theoretical orientation should be as follows: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Abhidharma i. e. Abhidharma theory in the period of Sectarian Buddhism.

**Keywords:** Qiuci Buddhism; historical orientation; theoretical orientation; Sectarian Buddhism; Abhidharma theory

#### Some Historical Events of Qiuci Buddhism in Tang Dynasty: an Investigation on the Historical Data of Buddhism in Tang Dynasty

He Fang (152)

**Abstract:** Qiuci is an important region where the Buddhist culture flourished, spread eastward and gradually sinicized.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historical books such as *Da Tang Xi Yu Ji* (Travelling Note of the Western Regions in Great Tang Dynasty), *Da Cīen Si Sanzang Fashi Zhuan* (A Biography of Tripitaka Master of Great Cīen Monastery), *Nan Hai Ji Gui Nei Fa Zhuan* (An Account of the Inner Law Sent Home from the South Sea), *Wang Wu Tianzhu Guo Zhuan* (Travelling Notes of Five Tianzhu Kingdoms), *Wukong Ru Zhu Ji* (Wukong's Record of Tianzhu), combining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history, archaeology, religion, society, art history and other fields, and according to the new understanding of the basic attributes, belief concepts, commandments and historical events of Qiuci Buddhism,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in the early days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Anxi Frontier Command an a long historical period thereafter there appeared a unique situation in which the Qiuci Buddhism with Hinayana as the main body and the Central Plains Buddhism with Mahayana as the main body coexisted and developed separately. The large-scale Han style grottoes in Qiuci area and their Buddhist art form of inland China style can be said to be a miniature of the Central Plains culture of the Tang Dynasty in the western regions. The interaction, exchange and integration of different sects of Buddhist art create a historical spectacle of Qiuci Buddhist culture and art.

**Keywords:** Tang Dynasty; Buddhist literature; Qiuci Buddhism; *Sarvāstivāda*

#### Exploration of the Idea and Path of Frontier Studie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Comments on "Academics and the Times: Frontier Studie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Jiang Zhenghu (163)